

请不要去教堂 寻找上帝

Qing buyao qu jiaotang
bao shang

何宇红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请不要去教堂

何宇红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寻找上帝

©何宇红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不要去教堂寻找上帝/何宇红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313-2580-2

I. 请…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63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字数: 193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 8.75 插页: 2

印数: 1—8 000 册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洪 钧 责任校对: 白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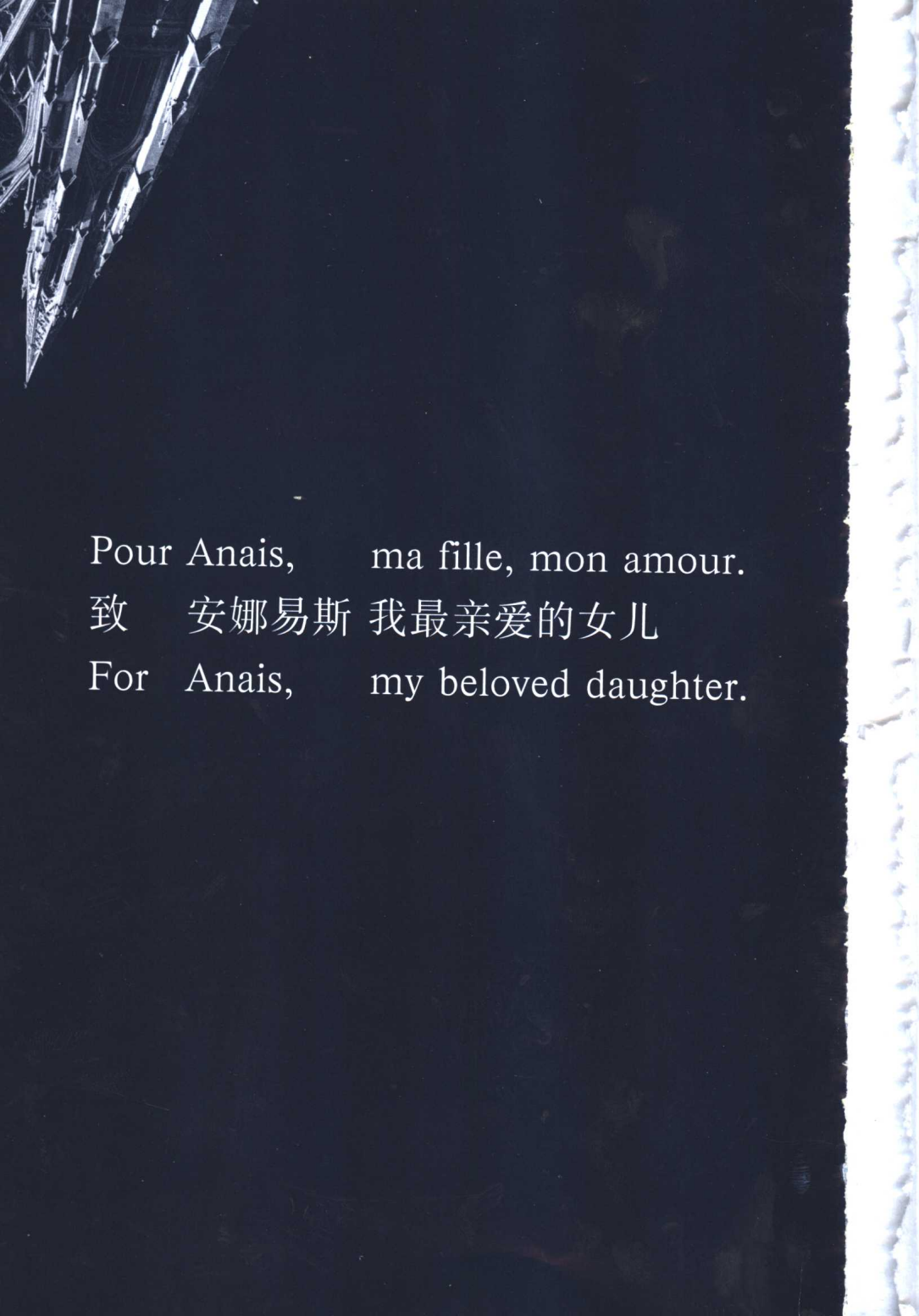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 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Pour Anais, ma fille, mon amour.

致 安娜易斯 我最亲爱的女儿

For Anais, my beloved daughter.

01

飞机离地面大概只有八百米了，法兰西大地就在眼前。

这将是我第二次降落在这块土地上，而且是带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降落在这块土地上。

我不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爱情的驱使，反正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了。

飞机降落时，有些人总会感到不舒服，我也没例外，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我那位有着一头金发的“白马王子”Tony，还特意伸过脸来亲亲我。

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头脑昏沉沉的，身体轻飘飘的。离开上海前三天，我就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妊娠反应会这么剧烈，这么令人难以忍受！Tony一到上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在他看来，上海实在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在他眼里，上海的外滩、南京路、西郊公园，都是那么令他惊叹不已。尤其是城隍庙，那里的甜食，那里的南翔包子，还有那里的一些花样翻新的剪纸、糖人、玉雕等等，总之，一到那里，他就挪不动步了。看一样，爱一样，走一路，爱一路。甚至在昨天凌晨三点钟，还泡在CLUB里，不

肯回家。

总之，他的情绪，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天性，有了充分的表现，与在法国的家里时迥然不同，判若两人。这一切，不只让我对他——我的爱人乃至他的家庭，再一次萌生了新的希望，新的渴求，随之而来的是，在我的心目中，神秘的巴黎圣母院、高雅的卢浮宫，还有那波光潋滟的塞纳河畔，也变得更神秘、更高雅、更妩媚动人了。

啊，我真的能再一次到生活中的教堂里，见到冥冥之中的上帝吗？

飞机终于降落在巴黎东北部郊外的华西——戴高乐机场。

天上下着蒙蒙细雨。飞机直接将人们吐进一个长长的透明管道进入机场大厦内。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看着旋转着的灯光和来来往往的人们，我只想吐空我的胃。此时，我已经差不多分不清东南西北，再加上机舱邻座那位刘姓女处长，一会儿送名片，一会儿又要我回国时到她那里——四川省成都游玩，同时又像祥林嫂一般，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述着她那些不幸的遭遇，如此这般，就更让我从云里飘到雾里了。

不管怎样，我又一次地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与我的异邦爱人Tony一起，回到为世人瞩目、但对我来说不知道能遇到上帝还是遭遇魔鬼的法国。

02

神秘的巴黎圣母院依然披着神秘的面纱；如同昔日一样，美的崇拜者们，从世界各个角落，朝圣般地来到巴黎、来到卢浮宫里，面对眼前的艺术作品赞叹不已，流连忘返，有的恨不得就在这卢浮宫里安营扎寨住下来；至于塞纳河上的游艇与河畔上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仍然来来往往，连绵不绝，尤其那些勾肩搭背、坠人情网的青年男女们，更是缠绵于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之中。

浪漫的法兰西，一如既往地浪漫着。

有人说我是受了这“浪漫”二字的勾引，才只身来到法国、来到这世界有名的浪漫之都巴黎的。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在中国，在中国的父亲母亲，还有与我朝夕相处多年的艺术学院。这一切在我身上种下了永不磨灭的艺术细胞，这一切时时刻刻地催化着这些细胞的繁殖与发展，又是这一切在我浸润过中华文明之后，又令我心驰神往急不可待地寻觅艺术巨人。是啊，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才能知道什么叫博大精深，什么叫丰富多彩。那么，这巨人哪里？在美国？不，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尽管可

以有计算机、集束导弹抑或是转瞬间就可以毁灭一座大山、一个岛屿的原子弹，但却不见得会有令人陶醉的艺术气氛。因此，我眼里的艺术巨人并不是美国。那么，是俄罗斯？对，是俄罗斯。然而，俄罗斯的艺术与艺术气氛，我已经从父辈们身上汲取过，至少，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既然既不是美国，又不是俄罗斯，那么，最佳的目标就是世界的浪漫之都巴黎了。于是乎，我便在周围朋友迷惑不解的神色中，乘上有着家庭般温暖的国航飞机，腾空而起，跨海越洋来到了巴黎。

有人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到了巴黎，从来不会算账的我，开始自学“量体裁衣，看菜下饭”的生活技巧了。我根据皮箱里的美元数量，开始计算着怎样住、怎样穿、怎样行了。

首先，我住进巴黎郊区的一个小旅店里。这里虽然设施简陋，而且入住人员芜杂不一，但是，价钱便宜，至于吃，于我并不困难，无论中式、俄式或法式的，都可以来者不拒，有时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就会让我的胃口舒舒服服。下一步就是行了。古人曰“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否则，我何必要千里迢迢地来到远离父母、远离祖国的巴黎呢？一个“行”字，难为过我，但也成全了我。首先，一张英文版巴黎市区图，让我背诵得滚瓜烂熟，一闭上眼睛就会知道巴黎的东北角有戴高乐机场，西南角有维拉库布莱机场与图叙勒诺布勒机场，爱丽舍宫与坐落在奥斯曼大街上的世界上最大的歌剧院并驾齐驱，顺次排下去，就是凯旋门、国家图书馆、埃菲尔铁塔、卢浮宫、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还有被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笔写得令人柔肠百转、唏嘘不已的巴黎圣母院。当然，在凯旋门与国民议会大厦之间，还有我的家——中国

大使馆。当我把这一切的一切烂熟于心之后，就开始“行”千里路了。那些日子，不知饥饱，不顾疲劳。在那些让全世界称颂不已的名胜古迹，不止一次地留下我的足迹，收入我的画夹，进入我的镜头之后，我便到巴黎市中心的沙特莱广场和圣·日耳曼德伯广场，观看青年学生与巴黎市民的“自助表演”。所谓“自助”，是因为他们的乐器是自带的，节目是自编自演的，因此，更有些本色的浪漫，真实的创造。当然占去我好多晨昏的，还有绵延数公里的塞纳河畔的圣米歇尔林阴大道，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旧书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你能看到或买到许许多多想买也买不到的旧书、旧杂志，有的时候还能发现早已绝版的古籍。在这里，你可以翻看一本本发黄的图书、杂志，也可以用不太多的钱，买到十分有价值的资料。曾记得，在南京念书时，我也有过在秦淮河畔旧书摊上流连忘返的经历。然而，秦淮河畔的旧书摊与圣米歇尔林阴道上的旧书摊相比，就各有千秋了。秦淮河畔的旧书摊，多是国货，舶来品虽有，但是不多；而圣米歇尔林阴道上的旧书与旧杂志，几乎可以包含欧洲各国的旧书与旧杂志，这里好像不是什么林阴道，而是一条旧书与旧杂志的长河，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当然，更吸引我的，还是坐落于巴黎西北的泰尔特尔广场，这是个闻名世界的露天画廊。正因为与我的专业有关，因此，可以让我废寝忘食，日复一日地徜徉其间。这里每天都有难以数清的画家在即兴作画，随时销售。这些画家中，有的才气逼人，甚至不可一世。他们的作品，有时会以很低的价钱让你买走，有时你给的价钱再高他也不卖，原因是他们看人下菜碟，要看你是否能理解他的作品。也有的就是中国人称之为“滥竽”的，这些人是真正的假冒伪劣者，但也

可以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在那里画着。更多的，还是为了买几块可以充饥的面包抑或是为了替换一下自己身上油渍斑斑的破西服才来这里作画卖的。不管怎样，艺术广场，是艺术的天地，艺术天地会营养一个人的艺术细胞，总之，这里的艺术气氛让我叹服，让我陶醉，于是乎，这里便是我乐而忘返的人间乐园了。说不清出于什么心理，一天，我也鬼使神差地打开自己的画夹，拿出自己的画笔，开始作画了。我画的，不是中国的小桥流水，也不是中国的京都大邑，我画的却是巴黎这座城市的摇篮和发源地——塞纳河中心城岛。澄清的河水，古老的城岛，还有四周那些充满现代化情调的城市建筑为衬景，这一切，以其绚丽的色彩，梦幻般地浮现在我的画面上。

我的画，不时地吸引着一些游人——更多的是欧洲人而不是美洲人，更不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城岛的历史与现在。只不过是对一个亚洲姑娘的行为感到好奇罢了。这中间有一个金黄头发的欧洲青年，不时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开始，我对这个青年并没有给以太多的注意，只把他当做一个路人而已。可是，一天又一天，直到我的画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青年才开口问道：

“小姐，对不起，您是日本人吗？”

“为什么一定要是日本人呢？”

小伙子的脸蓦地一下红了起来。

白种人的脸一旦红起来还是很好看的，特别是他那双蓝得澄清的大眼睛，更是让人感到这是个诚实的青年。我觉得自己的反问实在有些过分，因此也诚恳地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小伙子一听说我是中国人，那张红红的脸，立时现出一种异样的兴奋。他忘情地高声说道：

“中国，中国！神秘的中国！”说完还是意犹未尽地继续说道，“小姐，您需要我做些什么或是可以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他是用英语说出这番话的，因此，我也用英语向他问道：

“先生，您知道我画的是什么呢？”

小伙子摇了摇头说：

“说不好。”

“我画的是巴黎。”

“巴黎？”

“对，巴黎！”

“啊，不，不，不，这不是巴黎。”小伙子几乎是叫了起来。

这时，一位学者模样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走了过来，他看着小伙子忘情地叫着，温和地笑了笑，又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说：

“这位姑娘说得对，她画的是巴黎，是巴黎的昨天，巴黎的过去。小伙子，你还是向这位姑娘请教请教吧。”老者说完，又对我说，“姑娘，谢谢您如此了解巴黎，谢谢你。”

老者说完，向我抬了抬自己头上的帽子，说了声“再见”，便走开了。老者走开了，小伙子却留了下来，不只留了下来，他还告诉我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并一再说明，他可以帮助我，做我的向导等等。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他还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知道我下榻的小旅馆，一来二去，几乎成了我的影子。当我被忘情的四处奔走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会送来一朵让人心旷神怡的鲜花。当辘辘饥肠让我无精打采的时候，又是他会从家里带来十分可口的食品或是难以说清名

目的饮料，总之，我们之间已经可以直呼其名地说话了。

“Tony，”我与他熟悉之后，对他说，“谢谢你的帮助，不过你还有自己的工作，不要因为帮助我而耽误了自己的工作，这样就太让我过意不去了。”

这是个朗星稀的夜晚。听了我的这样一番话后，Tony的脸再一次涨红了起来：

“Lili，我要帮助你，要帮助你一辈子，一辈子，你懂吗？”

这时的Tony已经不是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法国青年了，而是卢浮宫里的一座有血有肉的大理石雕像，他是那么庄严，那么神圣，那么俊美，又是那么纯朴与诚笃。站在他对面的我，被他的一番话，一番在异国他乡很少能听到的一番话击穿了。

感动只能是感动，我毕竟不是在中国，而且我来法国，只是由于艺术细胞发酵的缘故，再说，在异国他乡是否能找到心中的上帝毕竟是个问号，是个天大的未知数。因此，我不想冒这个险，也没有精力去冒这个险——况且法国还有许多我想找一时还没有找到的东西。

大概因为我对Tony的表白，只停留在让我表示感动的层次上，Tony又开始将表白与行动统一在一起了。于是，我眼前除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外，更多的，还有他的表白，而且这种表白几乎成了我白天夜里的画外音了。记不得是哪一天，更说不清在什么时候，我终于被这个有着金色头发的白马王子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击穿了：我们两个人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从此，他成了我有着金发的白马王子，从此，我们开始相约百年——看来，我这个人要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教堂中，

寻找自己的上帝了。

我那个金发王子Tony和他的家庭，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小镇上。

小镇离巴黎不远，但她的幽静与孤独，却颇能给人一种隔世之感。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幽静，仿佛天塌下来，也砸不到这个小镇身上。

Tony的家，确切点说，是Tony父母的家，当然还是过去的样子。不同的是，自打与我在上海举行婚礼归来之后，Tony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多多少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点生气与活力。可是，Tony的母亲对这一切却是视而不见，至于Tony的父亲，还是白天驾车上班，晚间或休息日，不是看电视，就是为自己的车子整容，他对儿子身上的变化，更是没有任何感觉，好像家中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独生子似的。

尽管如此，我对Tony的变化，哪怕仅仅是个起点，也是高兴的，有时还会高兴地回忆起初恋时的情景。

初恋是美丽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当然更是幸福的。一般说来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对我来说，当然更是如此。

从上海归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为什么，Tony身上从上海带回来的一点生气与活力，似乎在渐渐地淡化了。于是，我那颗悬着的心，又一次地提到喉头，当然也有些心灰意冷了。

这一天，太阳隔着阁楼的天窗直射到我的脸上。我从睡梦中醒来，然后在床上待了一个小时左右，或许是更长一点时间。惟一的希望是Tony的母亲不在家，否则的话，我宁愿待在床上看电视，直到我实在饿得不能再饿了，才昏昏沉沉地下楼。

今天的这个下午和平常没什么两样。我从阁楼上下来，

带着饿得发痛的空荡荡的胃和憋得满满的尿泡，脱掉睡衣，随手捡起一件便衣穿上，打开卧室的门，冲进隔壁的洗手间，然后再去对面的盥洗室整理一下，直到觉得差不多了，才开始往楼下走。这当中我还故意地咳嗽几声，以便我的突然出现不至于惊吓了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人。

自然跟每天一样，她就坐在那儿——客厅的沙发上，看家里那台巨大的电视机。自然还是那个同样的频道——“旅游”。很多时候，她就是这样地坐在那儿。她的全部生活除了看电视，给丈夫和儿子熨衣服、做饭，等他们回家，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内容。可以说，她是一位善良的夫人，如果在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她没有伤害我的话。当然，这种伤害也许是出自无意的或者是出自某种比无意更无意义的东西：麻木（我不能说是麻木不仁）、愚笨（我不能说是愚蠢）；或者，就像她儿子Tony说的那样：“我觉得我妈妈几乎是在等死。”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几乎在“等死”的人，你能指望她说出什么中听的话，做出什么宜人的事呢？

现在我已经站在这间不算太大但装修别致的沙龙中间，对着我的婆母说我一天中的第一句也是每天必说的一句话：“你好，你要茶吗？”

这多少让我想起小时候曾经读过的法国小说中的某些场景：年轻的晚辈（是一位小姐）轻轻地拎起那种蓬起的拖地长裙，微微地向坐在雕花靠背椅上的长辈（多数是一位夫人），躬一躬纤细细腰问道：“您好！夫人！请问您要喝茶吗？”法语和中文一样，也有您和你两种称呼，但现在的法国家庭已经没有人再用“您”去称呼他们的长辈（跟中国一样），只用“您”来称呼他们不熟悉的人。所以，尽管我对Tony的母亲还不熟悉，但是作为法律已经认定的一家人，我

理所当然地应该用“你”来跟她说话了。说实话，该用什么来称呼她？这也是成为我不愿跟她说话的原因之一。直呼其名，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叫她“妈妈”，更不可能，因为这既不是他们法国人的习惯，同时，照我跟她相处的这两年来看，我知道从感情上说，我永远也不会称呼她为“妈妈”的。

我将茶壶、茶漏、糖罐和两个茶杯放在一个印花的木制托盘上，在一个杯子里倒了一点牛奶，再切上一块柠檬片，放到另一个杯子里。等炉上的水壶鸣叫起来，我关掉煤气，将开水倒进已经放好茶叶的中国紫砂壶里，顿时，整个屋子里充满了英国红茶特有的芳香气味。这多少让我放松了一点。这时候Tony的母亲走进厨房，很快乐地说道：“哦，好香啊！”说完到水池那边拿了一块海绵擦子：“Lili，外面太阳很好，我们到花园里喝茶！”她的神情，好像太阳光一眨眼睛工夫就会消失了似的。她很快穿过厨房边的走道，去花园里擦她家那个冰冷冷的沉重的大理石圆桌了。

今天太阳真是难得的好！尽管已经进入四月份了，但是巴黎地区一年四季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不多。难怪法国人一放假就跑到阳光充足的国家去晒太阳。对一般人来说，巴黎不仅物价昂贵，就连太阳光也是稀有而金贵的。所以一到八月份左右，不管是大巴黎还是小巴黎或是巴黎以外周边地区，常常是万人空巷，人们都跑到外面抢摘那金灿灿的阳光去了，除了那些老弱病残和口袋空空的穷人们。

我端着托盘走进花园，发现Tony的妈妈并不在花园里，但是桌子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周围静悄悄的，除了偶尔的几声鸟叫和狗叫声。Tony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不算太高的山坡上，环境自然很好。下了山就是一块丛林和一个不算太长的

河谷，河里的水随着四季变换，时浅时深。就在我刚准备将茶倒进杯中的当儿，老猫“神秘”跳到了桌子上，“神秘”有着一身黑白分明的毛和两只似乎总是眯着的眼睛。猫的主人随后而到，她轻轻地移了一下椅子坐下来，同时对我说“谢谢，Lili”。我惊讶地发现她穿得很少，上身竟然是一件无袖的T恤！我真佩服了法国人，他们真是不愿放过这一秒一金的阳光啊！

“Lili，你睡得好吗？”Tony的妈妈每天都是同样的问话。

“还可以。”

接着Tony妈妈不是说“今天天气真好”就是“又要下雨了，现在的气候越来越坏！”

“Tony出去找工作了？”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

“可能吧。”她永远都相信她儿子在找工作，而她儿子永远也不工作。

“喝完茶出去散散步？”

“是的。”我将牛油和果酱涂在烤好的面包上，大口大口地吞下去。我不想去散步，尽管外面阳光好，风景美。在这个人口不到四千人的小镇上，我已经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来回，这里有多少间别墅多少棵树木我都能数得过来。我不想回答她“不”，是因为我不想让她提更多的问题。然而她还在继续。

“Lili，我猜想你现在胃口比前些时候好多了吧？”

“嗯……是的。”我现在开始吃的是第三块Toast。

“吃吧，吃吧，你现在是为两个人吃了，你一定要多吃。”

“……”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

“你觉得她动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Tony是不是她生的？我才怀孕两个半月，怎么可能感到胎动？

我无聊地望着花园中间的那个木头鸟笼子，Tony的妈妈还在继续不停地说话。她总是这样，可能因为实在无人可以跟她说话或者是怕我感到寂寞。说到后者，在我看来并不完全出自好意，因为我时常感觉到，她对我说话和做事，总是带有某种讨好的意思，而就她和我之间的关系而言，我觉得她完全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每当想到这些，我就跑到花园里的这棵大树下，围着这个鸟笼子转悠。笼子里没有鸟儿，不知道是死了还是给放跑了（也许是逃跑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鸟儿在里面待过。这事我问过Tony，他说他也不知道。笼子很脏，到处是泥水和鸟屎的斑迹，很明显，鸟屎是来自吊着鸟笼子的那棵大李子树上。由于年代长久，木头已经开裂，它毫无意义但却很顽固地吊在那儿，去年元旦的那场可怕的飓风竟也没将它刮跑。它待在那儿好像真的在期待着什么。期待什么呢？期待着某一天真能为某个无家可归的鸟儿避风挡雨吗？

“Lili，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这话的时候，Tony的母亲已经开始用小咖啡勺一下一下地压着杯中的柠檬片，然后再喝下这苦苦酸酸的柠檬汁，同时意味着今天她的下午茶以及我的早餐已经接近尾声。

“今天晚餐我们吃烧烤！”说完，她将喝空的杯子放回托盘内。

带着晚上吃烧烤的“好消息”，我开始了每天例行的下午散步。照理说散步应该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为了得到散步过后的轻松愉快，但现在这一切对我来说却不一